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十

泰和陳循著

傳

羅處士傳

羅處士諱道生字孟昭姓羅氏泰和城西人其先邑仁善鄉梅山里人也宋末有諱福四者徙居鄉之坳頭里當時稱貲產之豐者必曰坳頭羅氏福四生仲實處士之曾祖也死於橫逆遂喪其家業子均驥生才五歲隨母張氏嫁城西劉茂林賴茂林撫養立有遂冒其姓處士之祖也及壯能自奮家業復振三子仁壽文壽良壽

處士仁壽出也生而頴敏為父所愛父禮致鄉先生蕭尚仁教之嶄然於兄弟中選補郡生復從吉水顏六奇二先生皆嚴毅方正諸生鮮當其意而獨愛奬處士後以疾去遭父喪不復出惟竭力以事毋友於兄弟凡百公私之勞一任於己未嘗苟避嘗輸稅詣京師次池州遇暴風見舟有覆溺者舟中人出沒水上不自救處士號於岸曰有能操艇活一人者吾為予米一石即有同行善水者數人應聲曰果能此無難者也凡活五人遂予米如數五人者前詢其姓名拜謝而去後三十年有人過黄盆湖見五人家先祠書處士姓名問之曰此吾

向者拯溺恩人也以祝其福壽耳處士旣有子乃歎曰
我嘗學無成孤先人之教矣今有子徑可使無成耶遂
即所居搆北齋仍禮致尚仁先生為師先生沒又禮致
其子用道及龍泉訓導龍仲雨仲雨死歛祭如其所親
大夫君子有經乎城西者必過處士延款恒無怠暇則
輙觀史鑑以求古人言行自適往往形諸譚論嘗曰木
有本水有源人可棄其祖乎遂與諸兄弟議請復羅姓
於官旣復姓命長子璂為鄉校弟子員從廬陵謝子方
訓導受易次子諶居家塾從同里陳公延僉事受詩待
其師者甚厚故底於成焉璂舉鄉貢補國子監生諶舉

進士為刑部主事處士為人好德義喜聞過家雖饒裕而未嘗厭粗衣糲食志雖勤儉而未嘗吝賙貧恤困見善知敬聞惡思遠於物之無益者戒其家人毋蓄處鄉族知厚待童稚有恩皆為人稱云一日得疾醫藥不效孫斎請禱即止之曰吾八十死何憾爾毋禱但為我語爾叔慎以持己忠以奉職爾曹務學以償吾志語畢而逝昔宋郊編竹橋渡蟻以全微類世尚以為有陰德者處士捐米以活人命於垂死之際其心實無媿於宋郊雖不得如郊之貴顯其身而二子俱以明經列科第庶幾乎郊兄弟之起家也古稱為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豈誣也哉予與琪同鄉校諶同鄉舉知處士之深者故其歿也諶請作傳以藏於家而請名公先生表誌其墓云

坦菴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唐時徙居泰和至今為泰和人世有仕宦公之高祖昭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知府曾祖才可祖彥卿父不移俱有隱德母陳氏柳溪名家不移先生博學工古選詩所著有畦樂集學者皆稱畦樂先生循尤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

公其次年弱冠時皆以通經能文為里塾師公尤氣岸弘偉不少屈下於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良者必歸先生既而公兄舉鄉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誘掖獎勸文化為之大行又出所得束修以賑瑞民之窮且乏之不自庇者故人德之無間滿遷溧陽教諭為亦如之而於禮殿講堂齋舍獘廢頽圮率修補備然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鄉試衆稱其公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俗化焉服闋調教納溪未幾　蜀王聞其名奏求為府僚除紀善居十餘年補益滋多洪熙元年從嗣王來　朝以母老乞歸

者王賜白金文綺俾為母壽後遭喪調任　魯王府而
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　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歛視他
僚有加焉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鄉黨稱之而
於從父及母弟之孤子皆教育之俾於已出平生剛介
自執嘗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坦菴集壁經指
南蒞經正鵠一了長子泰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
疾遇公卒已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為
傳公兄自蒼溪遷翰林修撰再進侍讀皆兼右春坊右
贊善與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考
會試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

而可愛不典之言耶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也公之文學行誼無所不備嘗時名公君子鮮不知之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惑且惜嗟乎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觀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乎夫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常道也常理出於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於人君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怪也使處變而違常所得者或未可量然公寧為此而不為彼也此所以為巨擘也歟

太孺人朱母陳氏傳

太孺人諱湟字某姓陳氏世為泉州府某縣人有為通判諱傑者太孺人若干世祖也祖諱某父諱惟堅皆隱德不仕母吳氏太孺人生而穎敏外端重而性寬厚於禮教不妄言動父母甚鍾愛之父没事母惟謹長則文甫時則文甫已失怙恃太孺人每相其祀事必恭必敬而哀感並至焉慨而嘆曰歲時之盡禮何如晨昏之奉養其篤於孝如此其父母家素貧遇寡母卒殯瘞之具一無所出太孺人慟哭曰天毒我外氏至此乎哭踰旬乃止一夕夢有人告之曰天矜汝孝將賜

汝以白金若干既而知為夢以語則文甫則文甫曰寧有是哉其夜室中掘所見地果得白金以錠計者數十遂得襄事既而又語則文甫曰天錫我以金者闕外氏之貧也顧可私其餘不以惠人乎即以其餘市粟得數千斛散諸鄰里鄉黨之不給者時賴以有濟者甚衆永樂丁亥則文甫卒太孺人之哀毀與其所患視喪母時迨有過焉時子尚幼太孺人既殯殮如禮復掘地得黃金於則文甫柩下由是公私百費復有所仰人益信太孺人孝忱之所感云嘗語其二子鑑鏄曰家無厚產爾曹其務繼訓庶幾有所仰也乃遣鑑出從師講受禮記

歸則課其所得歲以為常間焚香告天曰願見有成不墜先業永樂丁酉鑑請鄉舉預夢見所試題比試果如所夢遂獲薦選人又以為太孺人所感召鑑自蒲圻儒學教諭秩滿選擢監察御史蒙　聖天子推恩則文甫以鑑之職而太孺人之封同焉太孺人旣享年八十有一鑑又方駸駸於顯膴不已合論語所謂仁者壽合易所謂積善必有餘慶之旨是皆有可書以為世勸者因鑑請為之傳以圖不朽故采其事見於翰林編修所狀者以為之言贊曰天地之所賦予而凡風雨霜露黍稷牟麥之類固施之無所擇生之無所偏也至於金寶珠

玉地之所固有者惟秘藏之以待夫為善者而後發焉亦猶人君懸五服待有德不妄及其他也世或於太孺人獲金之事有所疑而未信於乎是烏足為異哉惟為善者能勉於行如太孺人其獲報於冥冥一也

雜著

說 引

楊昱字晦之說

少師東里先生長孫名昱其冠字曰晦之先生謂余宜廣其說俾有所觀而勉昱之言明也而字之以晦毋乃戾乎竊嘗有所驗而解之夫玉與珠其體本自明也使

或恆露於外塵垢翳之而不明者生矣非玉與珠之不明其恆露於外者能使之不明也玉必蘊於山珠必藏於淵則山與淵亦輝媚矣非山與淵之能輝媚珠玉之所晦使然也日極其明於晝月與星極其明於夜非晝與夜能使之明日能用晦於夜月與星能用晦於晝不顯其明於其所不當明而後天下之明無以尚也易尚謙於彖尊故卑者不可踰詩尚絅於衣錦故闇然而日章皆此意也古之君子居有若無居實若虛而其有與實莫之能掩也有與實非猶昰歟體之在內者也無與虛非猶晦歟用之在外者也在內者不可使有於外

在外者不可使有於内此古之學者所為因之以自強而不息也作昱字晦之說

宜興吳氏家藏名公翰墨引

宜興吳氏所藏宋元名公遺翰載此卷者總二十有三紙其首卷蘇文忠公答李昭玘教授書餘皆元之名人有周琦左丞蕪城成廷珪鐵崖楊廉夫及王子蒙又有文原赴上都與妻夫人書詳其中奉省堂鈞日還監之語必鄧文原祭酒無疑而前屠約所稱善之司業即文原也曰子方提舉果文子方歟如是而下皆不可以強辨要之必與吳氏有相好者吳氏之先有仕元為淮南

省理問諸将字子道號琴窓者即卷中所稱琴窓大理也大理之子公遜實倩王氏公遜妻祖即卷中所稱爇尚也曰張經者吳氏塾賓其弟即卷中所稱常德通判交遊獨盛其所承書翰可知其為賢倅然觀書翰所藏多在吳氏又足以見二家之深厚也此紙距今百年上下而完存之不失隻字非文獻之家其孰能然哉公遜之子名埜字景春嘗為吾泰和尹以賢能稱罷官家居况十數年民猶思之不置今歲遣其子維持此卷来京師求為引諸其首将後寶藏以遺子孫推景春意非欲其有所觀感而興起於無斁哉故為此以歸之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宸翰四紙皆為泰和王氏洒者其一端午賜扇題識與 臣直者四字其二 臣直患目疾賜藥題封九字其三命吏部從 臣直乞父歸老廿有二字最後 臣直奔喪賜道里費題封十有六字特有圖書 臣直遭逢可謂盛矣 臣循恭覩之餘不勝哀感仰惟

仁宗皇帝監國代理萬幾不為不勞至遇近臣一語一物之施率皆發於仁厚而躬精密如此固本乾健不息

而亦豈非愛賢尚儒之所推耶古者人君於其臣之立功立節固有土田車服之賜足以給其身世於悠遠者然皆代言之司書之固鮮有及親題隻字於其間也而臣直之受　恩如此其光榮之照耀蓋有過於土田車服之賜者矣宜其裝潢識之以為傳家不易之至寶也雖然臣直之所以報稱者豈獨一人一世所當知哉

書許繼可訓子詩後

元泰定間天台許氏繼可有示子廣大詩百四十言後廣大舉進士歷官州縣果起賢譽當時士大夫若揭學士曼碩陳助教衆仲諸公皆嘉許氏父子克篤教承有

徵為之題跋是詩極見稱重今讀是詩而考廣大履歷始終信然詩與掲陳諸公題跋將百年紙墨尚如新亦可觀其世寶之重且遠況父子授受耶廣大之從孫禮部員外郎敬軒重其曾祖之訓又求今士大夫續題於後蓋欲寶藏於無窮焉間以及余夫寶藏先世之遺訓固孝子慈孫事而予以謂寶藏於家視寶藏於行孰愈抑水火凶盜所不能銷蝕者惟吾行而已耳彼紙墨安保其不銷奪耶敬軒寶藏於行使繼世皆效焉其為有功先訓孰大勉之勉之敬軒為太學生有事翰林時予與之舊故盡言如此云

跋淳化帖

右淳化帖吉水李恪所藏者恪將入南京大學以請予書一言學者必以尚古為高書莫古於周秦籀篆固未易言而可及者後來真行草爾此其足法者也今之作者率又舍此而自為書欲窺晉宋齊梁且不可得而況於古也哉夫何祇為高也有志乎書學者勉之勉之

跋虞恭公碑後

右唐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歐陽唐人楷法第一此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三者之中此與化度又第一也石本皆在陝西近時陝西人苦於應酬日竊殘

毀勢將不可求矣此本今江西布政使陳公爲憲使時所惠予者予寶之如拱璧樂著象乾愛而能教子者求遺其長子輝學書且屬題識其後記予少時何嘗見此蓋不獨予雖鄉郡士莫不然也今有此者不知寶之實之而不知學其自棄𦒿甚焉輝其勉之

題羅氏天恩卷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時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以其母夫人墳闕守之故乞宥其同母弟羅京北京種田之行時公職專輔導有禆益德政仁宗惻然念之即從所請併釋其弟戍永昌者公不敢

志 大恩謹錄所陳情詞及 寶翰親題恩旨十九字
以付京藏於家俾傳示方來焉間以諭臣循識其後臣
嘗讀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賢人君
所與共亮天工者也誠能急之其所俾莫大焉 仁宗
皇帝所爲念公而特有是 恩命也歟於乎此固足以
見 聖朝之急親賢而君子之篤厚其親獨不在於此
抑篤厚於親必能忠於君者此公所爲賢也凡羅氏之
子孫服此 大恩上仰戴於 聖朝下感荷於楊公當
何如其不可忘耶敬之敬之

書衍聖公孔彥縉家藏羣賢翰墨

令衍聖公彥縉示其家藏諸君子之翰墨俾書一言孔氏之家非聖人之門乎孟子尚游之難為言矣况其下者哉又况於余哉衍聖公樂善惓惓有遺如此不忝乎聖人之後也敬拜觀而歸之

書東坡墨迹卷

東坡先生大翰見重於世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者如獲拱璧蓋非獨以文翰之佳亦其素望之所致歟吳僧契順方以其無所求於世自高至慕此輙輕數千里遠自姑蘇涉江渡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至於惠州為予致書於父圖之非甚見重於世者能使人然

耶契順所尚如此亦可知其人矣其答東坡問所求引
唐顏魯公辭蔡明遠為例然明遠自鄱易載米周魯公
於江淮之間固無心於責報契順意有所為東坡特與
引括之耳魯公報明遠之尺書東坡報契順之書淵明
歸去來辭并題數百言其見重於世一也契順得此不
知又若何而寶之今乃藏於明遠若干世孫天錫舉進
士為武進知縣得舉於鄉大夫則明遠契順之祥又可
見矣天錫間示予以所藏屬識一言嗟夫拱璧入手固
欲使人愛玩不置蘇以東坡字畫之妙尤愧不逮魯公
顧予何人敢厠于珠玉之末耶紙墨幾數百年尚尤未

與今裝潢之復可一二百年在蔡氏寶之何如耳

書余母蕭安人墓銘後

循少失恃數侍先伯祖母王孺人側孺人每語及安人輒哽咽流涕曰安得復見吾賢女其也蓋孺人平生惟一女安人是也每教諸婦相夫理家必誦安人之賢俾以為法嗟乎人情固無不念其子如安人者懿德淑行有以超乎宗姻而反盡先朝露常情尤所不置而况於父母之心耶先伯祖母見棄於今又三十年循讀安人墓銘能不有宗姻之感哉雖然安人之沒可無憾也二子貴足以致顯揚褒贈之榮諸孫又皆森然玉立其承

安人之慶詎有涯哉循因書此以識感念云

跋王希稷舟中所藏倡和詩後

右詩三十篇　蜀府紀善恭和梁本之先生偕鄉諸士友上京師時舟中倡和者也清新儒麗皆有可愛作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王希稷梁叔荃舉訓導袁叔景梁叔平彭士英蕭敬彦蕭敬清蕭汝堅楊克述舉鄉貢惟彭仲宣白彦章輸庸事於乎平居相與一觴一咏以樂其性情於風花月夕固文人雅士之常也然自鄉邑以達京師幾六千里風霜水雪關深險阻其惱乎心目者無間頃刻而且各有去違六親之懷噂𠴲不自消沮其

閒乃愈適而益壯以有此作自非志氣曠適足以勝之
其能然耶是皆有可尚也本之先生既自序之希稷叔
車叔莊叔景閒以視予求識一言故為之書叔車叔莊
從弟本之先生之子而與希稷景皆故儒家四人溫然
如臣不獨此可尚也

神草贊 有序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雲朱公與言為四川按察
副使時有草生於堂階一本二莖盖蒴藋也蒴藋本田
野閒所常生者而乃生於按察堂階又二莖者一青一
白白者析而復叢生於其側青白之色化幻不一此草

所為以神名也公嘗自傳其事暨遷都御史之十年出以示余余曰嗟乎此豈無所為而然哉為之贊曰　煌煌寵節皆詠一方發奸摘伏抑陰扶陽閭閻遠近歡欣愁苦顯者易見幽者難覯聊焉蒴藋蕭艾為儔孰克悉究知其戚休亦如無告冢隱在下若匪自陳覆盆長夜挺挺蒴藋遂生堂階襲爾高明長照草萊豈徒長照為之庇護俾屈得伸俾荡得助維此蒴藋何青白殊不循衆庶有榮有枯毋強凌弱毋衆暴寡反枯齊榮實仰仁者卓卓朱公可與為仁蒴藋就崖孰謂匪神公不自居曰為警已公之行仁其寧有旣

楊東里先生像贊

志剛而濟氣和而備有腆其存有純其履紹令聞於清白之宗當重望於　熙明之世任翊贊於授受之廷倚毗亮於密邇之地履華而不以自榮履畏而不以自恃其為下而履也思近人情其為　上而論也務持國體其言之精必究於事之實其識之卓由揆於理之細為善者有所恃而不疑為惡者有所忌而不縱行於身者老而彌篤信於人者久而弗貳士有範模　國有龜著宜天錫壽以福君子

翰林院學士沈先生贊　有序

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春秋幾八十終卿大夫士皆寓哀于詩文而予賛其平生庶幾乎如覩其存云賛曰　承先世詩書之澤膺當代詞翰之寄被寵　三朝人仰其玉堂金馬之榮歷官三十載世寶其隻字片文之美昭褒瑩冰雪之清襟懷絶塵俗之累敦友愛於家庭流恵慶于繼嗣蓋超然五福之全而允矣斯文之懿者也

李太尹像賛

肅乎其著之恭充乎其藴之豐視前修以勵其志學古訓以飭其躬其進也奮一身而篤踵賢軌其試也寄百里而懋著民功孝友之懿恒見於家庭之内仁恕之美

常行於政務之中百姓安之而興懷仰之切君子重之而延名譽之隆惟不見其操修之有既斯以增其祿秩之無窮

南京禮部侍郎陳公廷器像賛

此禮部左侍郎羊城陳公像也貌雖端嚴而坦然有平易之可即氣雖和厚而凛然持氷蘗之不渝詩書為造詣之階忠信為蹈履之途其臨政州郡也民安豈弟其布敎校庠也士取範模賛考春闈每克公於衡鑑提綱憲臬一不貸於汚濁典銀臺而得納言之躰佐宗伯而收執禮之譽出入清華保終如始崇尚謙約處有若無

此今所謂名卿大夫者非古所謂有斐君子歟

國子學錄楊猶像贊

貌恭而須坦氣和而志清其幼而學也勉諸已而不及其壯而行也淑諸人而未能分教安定過化存神譚經何蕃講學之庭人見其乘時效用之約孰知其以善及人之弘於乎泰華之松雖不能如桃李之艷而其歲寒節操恒鬱鬱而青青

國子祭酒陳公像贊敬宗字光世甲申進士四明人

發不外乎仁義者其行之美辭必根於詩書者其文之

良奮龍門之變化叅鳳閣以翺翔試郎署克正于五罰

蕪史錄必展其三長委佩垂紳凛乎臣職之恭愨達材

成德燁然師道之輝光其著有儒其存孔臧宜祿宜祉

彌壽彌康

梁同知像賛

儒乎其儀之肅藹乎其容之温承詩書之世澤篤孝友

之天倫文學光於科目名譽重於縉紳佐郡榮四品之

秩為政惠千里之民雖所居未稱所藴而所施足見所

存豈弟君子令德如春宜壽宜祿以福斯文

陳照磨公培像賛

此福建按察照磨陳公墖也其清如渭水之竹其溫如崑山之玉承累世讀書之澤榮三釜養親之祿旣膺憲省校讐之清階宜踵伯父御史之芳躅豈惟揚顯於前閩亦將迓迎乎景福者也

題尹御史崇高像

此尹御史崇高像也顒顒而瓌偉者其質之良卓卓而閎疏者其材之長敢為而不憚者其志之勇有執而不屈者其性之剛擢科第於卉庸才俊之日振風紀於巡行閩浙之鄉君子多之而莫不為引其譽小人短焉而卒不敢肆其強惟弗渝乎始終之操斯克揚夫家邦之

光

樂經歷象乾像贊

其儀偉環其容敦睦務詩書以為業遵孝弟以為陸雲程萬里承鶚薦以高騫憲幕一官振彖威而遠肅試牛刀於割鷄引象弓於射鵠固小用不須其大而登山必始乎邇惟勉勉以振鵬翰益駸駸以展驥足將造詣豈止一階而膺受當全百祿也夫

樂經歷配劉孺人贊

謹事舅姑家稱賢婦篤教子孫鄉稱賢母賢婦賢母女德之具為君子配况多順助我閨孺人厥有由然性禀

端淑姆誨精專宜隆厥祉且永其年伉儷偕老榮祿縣
緜

嫂孺人贊　并序

此吾嫂孺人遺像也有德有壽有子有孫毋儀婦道閨
門所尊我不獲拜廿有餘春顧惟乃後孰復親親哀哉
孺人壽八十終有子四人今幸存二孫曾亦幾廿餘
可謂盛德者有後矣獨仲子璟曾氏婦孀居廿餘歲
撫幼孤積屛然成立乃奉孺人遺像因家僮走八千
里外乞贊一言以圖存於不朽且冀他日無媿見良
人於地下不謂之能孝順可乎為悲其志而書之使

為其後者觀焉　獳人於循風有母德者也顧乃為
曾氏婦而書之不亦與有媿感也哉

題劉郎中孟鐸所藏銅爵硯銘

貞也無玷堅以有文濯也益顯磨而不磷見魏風流經
漢陵替硯以更之永傳於世

靜軒銘　并序

西昌任君敬悅嘗作養恬之所名曰靜軒日處其中而
因以自號焉君所居在縣城之北俯臨闤市其名軒曰
靜者以心而不以迹也其子鄉貢進士能信奉君之命
請為之銘余素重任君者為之銘曰　長山大谷白石

清淵動者居之或有弗安城郭市廛車馳馬逸靜者處之有守不失其動其靜孰為之機曰惟此心出入無時

刀銘

在前路之不顧匪目不顧心無所慮進退取舍擇可而行匪身豚擇心為鑑衡卓執任君以靜自處凡百其他一無所預有書在几有琴在牀聊自娛適遂以為常我作銘詩揭於斯舍毋我撓之以相仁者

先祠鐘銘

人必有祖祖必有祠祠必有樂金實先之歲時晨暮宣以敬敬子孫勿憚求錫爾慶仰祖之供有田有器惟謹視之奚啻百世

箴　哀辭

賓旭齋箴

有嚴高齋名曷所取揭以賓旭惟敬是主出門之際如見大賓從事斯語所以為仁居是齋者主敬若此希賢之功何弗可致旭賓于外敬主乎中惟一勿替厥德乃崇彼葵藿者尚克傾向矧靈於物可後歸往卓𢧐斯人秉志罕偕思敬命字賓旭名齋我相其成為箴于壁庶警斯文益勉其實

處士任公哀辭有序

任公保中篤實溫雅君子人也年逾六十而卒二子故

立龍泉訓導敬敏舉進士為知縣皆有時名可以知處士之賢矣予忝與敬敏同游鄉校舉鄉貢且慕處士為人不能默於其卒為之詞曰　吾觀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或壽與夭兮一稟受於有生之始夭固足哀兮壽何必至于千祀縱千祀而無足稱兮孰云其與不百年而有異夭百年不滿兮尤可倚令聞長世彼千祀而徒閱兮又奚擇夫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嗟處士兮善優諸己人之多之兮孰於其齒福不稱其立世兮所謂不在其身而在於其子北郭西城兮處士之里直路坦道兮處士所履老長傳誦兮後生仰止越於千

祀兮其寧有巳

彭百鍊哀詞

宣德八年九月四日監察御史泰和彭君百鍊以疾卒於北京文明門外大夫君子知百鍊者莫不悲之情見於辭予其同年友也悲之尤切辭曰我懷彭君兮其悲曷巳其悲維何兮來艱頓止嗟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死而可憾兮我獨於子子之所志兮素遠且大何以壯志兮浩然之氣挑不望子兮將大有為天胡靳兮竟止於此賢否之機兮固由乎人吉凶之來兮實天所畀凶米自惡兮子存為善吉果由善兮壽或反是世以人為

兮取必於天而我於予兮獨戚此理猗予平生兮備有
足稱沒雖可憾兮雖憾何愧况乃抱藝兮奮身明時擢
秀賢科兮為名御史大江之西兮月池之濆萬里歸形
兮瘞百千祺武山蒼蒼兮鷗渚洋洋我懷彭君兮其悲
曷已

誄文

太師蹇忠定公誄文 并序

宣宗皇帝上賓有餘少師吏部尚書蹇公亦以疾薨
朝廷以公 先朝舊德贈太師謚忠定公賜賻祭治喪
瘞官其長子尚寶寺丞 恩禮之隆前此所罕有也公

自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超擢吏部侍郎尚書凡四十年　仁宗皇帝繼統始置公孤之官數月之閒連進公爲少保少傅少師尚書如故茲又十年寵遇之盛亦前此所無也何其偉歟今既已矣其平生嘗載之史傳與　國家同永久至於藏於家書於墓固有事狀碑銘而誄述其行者亦豈可以少歟爲之序而誄之誄曰

岷山導江維於岳瀆乾坤之靈鍾秀在蜀公生其間稟氣清淑如嵩降神申甫以毓公自少時不羣流俗於書一覽五行俱讀方踰弱冠遐光科目如金出冶如玉辭匱薦之廟廊靡用弗穀在　帝左右綸翰是屬　帝察

其行不掠而薦爰錫顯名庸稱厥服　天章所臨輝光
照爛衆蹈險隙公履安陸既佐冢宰漸膺纘錄仰際
中興遂典銓軸惟謙惟謹惟畏惟協賢村小大悉賴推
轂　三聖之世公任所獨維昔　仁宗春宮潛育　帝
簡輔遐擢公首弼旋贊監國專資啟沃迨正大統公為
舊宿特除進拜高爵重祿和羹鹽梅酒醴蘖麯阿衡傅
說召虎方叔虢錫忠貞寵傾臣僕屢封先世兩宮來續
暨乎　宣考纘承　帝服愛其所愛靡間昔夙臣鄰弼
輔股肱心腹倚托信聽匪公其孰公宜百祀永此獲福
豈徒獲福為　國蓍卜詎意昂湖攀髯弗復公存者長

公徃何速何以為公寫我衷曲託辭於簡公如在目

少師楊公誄文

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其患在於有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當知之而能用用之而能當竊見　太宗皇帝之於故少師楊公矣　太宗用之而不疑　明聖繼之而不改書曰知人則哲又曰任賢勿貳　聖明不可尚矣古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其庶幾矣乎公之沒也其子屬循誄其平生循忝舉　制科官翰林託從公之後者凡二十有六年誼不容默為之詞曰　緜緜楊宗肇漢太尉

繼而顯者自唐之季遂官於閩因家浦城崇安建陽其
後屢更卒遷建安卜宅乃定世積忠厚子孫日盛盛豈
徒然厥務惟職冠裳文雅表於其鄉有儒達卿好義尤
篤惠賙於人恒不自足達卿雖往蔫木尚存鄉人所植
酬其施恩再傳士美性亦樂施人謂達卿積德有繼
聖明撫運世際太平歲丁亥而公遂生易云為善必
有餘慶公之生也詎非其應膂敏疏達其孰與公遇義
果為亦罕所同公自少時已拔流輩長游鄉校學篤弗
懈堂堂閩藩賓興賢能公試其間獨冠群英既領薦書
春闈校藝為第三人鵬搏鶚起　大廷進對公擢高科

授職史館日事編摩　皇皇太宗入正大統特更公名以昭眷寵眷寵維何偕此七賢置諸宥密專典代言代言之典豈直文翰託以腹心俾盡誠欵公每論事必持度權時會機要被奬　上前數月之間其官疊進匪徒進公旌乃勤慎官雖六品出入　禁廷襲衣之賚製視六卿擢燕官僚用資贊輔進講之餘仍治職務凡承咨問有事干民匪覔不對匪恕不陳廷臣狎恩忌公伉直徉言爲公睽以外職上頗　明聖私計不行公疏十奬指斥其情公雖伉直爲衆所忌　上益重公委信不貳　車駕屢發巡幸親征往還扈羿公咸在行内而館

閫外而夷狄衆或罕預公悉機密有事邊閫往必命公
公受觀信或過元戎公每還　朝隨事獻替成敗利鈍
多知所計兵將勇怯邊方實虛公究具知如覆其區公
非能武蓋知武者能者用之或出其下公雖知武所典
者文凡百製述克任以身五經性理　聖明所右纂緝
編校公預領袖　四朝實錄盛德豐功　命總裁公
在其中一典京闈九侍　廷試校文讀卷克稱　上旨
公居清密　四朝所同未嘗一朝譴辱在躬於赫　仁
皇褒錫孔厚範金刻文繩愆糾繆方直剛正簡在　宣
哀亦用範金刻文賜公或褒璽書或賜詩畫文綺繡服

王帶名焉三代考妣褒典咸加施及家室幽顯光華自昔文臣罕臻極品公位三孤更見親信儒者稽古苦難遭時公之際遇孰華如之抑公平生所存忠厚有陷非萃力為解救憫人疾苦猶已不寧汲汲思濟必底于生家故多貲俸賜且倍施賑貧乏恒恐弗逮公宜耋耄丞相　朝廷胡歲七十遽然[illegible][illegible]訃聞　主上震悼為輟視朝曰失元老亟命有[illegible][illegible]贈太師謚以文敏於禮誠宜紀德述行已具太史顧予有情聊為公贅迢迢南服建水閩山計公之靈返棲其間

哭王瓊州先生文

予髫亂而方冠兮慕乾乾於仁賢懷先生之英邁兮中耿耿而翹然顧簦仕以遐騁兮倏南北而揹遷慨耆老之難即兮猶持志以自堅仰令德之浩瀚兮曰先生其有子夙奮身於瓊林兮黼黻乎　帝制予方忝與周旋兮倏踰歲祺瞻先生之文旆兮聿來萃止聯同列以欣欣兮曰茲其良遇謂耇德而閟崇兮庶幾其無負何二豎之日侵兮遽臻乎大故仰層厦之巍巍兮忽棟梁之傾纛頎大車之彭彭兮何輪軸之摧仆夫誰不悵惜兮相徘徊狀中路嗟若先生兮既內豐而外寵貴富不矜兮能不貳其所行擁象冠之峩峩兮南紀肅清不踰時

而去兮赫赫其有聲彼冬官之多務兮亦坌集而蝟興嗟
他人之詹詹兮恒鞅掌而不寧何先生之從容兮獨悼
備而有稱諒德優而材贍兮亦廉潔而忠貞雖不幸而
中否兮乃既困而復亨望炎海之茫茫兮萬里遐壤彼
其氓之蚩蚩兮肆暴訐與屈強乃服義而蹈軌兮咸嗟
咨而嚮往勵強梗之傲化兮申幽枉甚孔暢鬱桑麻之
盈疇兮雜雞犬而相放時既豐而既和兮亦先生而既
長惟先生不可以留兮何猶去而猶仰欽我
皇之憂民兮方屬意乎老成詔　九關以承　明詔兮
燁乎雙旌載彤幡其煌煌兮率彼周行何旃旐之央央

兮忽其在庭豈斯民之尊父母兮抑後生之失儀刑頎
先生之不可作兮小大爲之惆心夫有形而終化兮其
理固然惟其存而不泯兮夫復憾焉矧備福以歸全兮
永世其傳望南轅之遥兮慨予情其悄悄采江瑶以爲
殽兮藉以蘭荃酌桂漿以奠斝兮涕泗漣漣惟其神之
不沒兮庶中情其可宣

坦行蕭公誄　并序

靖江王府長史西昌蕭公用道卒之廿有四年其子晅
以吏部主事考績北京因奉公存時所自爲墓誌求諸
執友故人述其平生傳之永久而求予爲之誄予少聞

公尊府尚仁先生端嚴方介而公卓有父風景仰不置者也今又見亘龢立如此信仁者之有後而可以無誄哉誄曰　在昔泰和三尊之麓有美蕭宗世踵儒躅自西昌侯繼繼繩繩逊轟趙宋為衞山丞十傳以往是曰正問有德有言有矩有度承先裕後惟書與詩斯文所託學者攸師受知　先帝力辭榮寵校讎　中秘名賁俱重爰及乎公篤厚開疏少而力學長而淑徒有直其道寡合於俗教之所及心則悅服旨甘為養必躬且誠藹然見者愛親之情在我鄉郡有賢其牧其心休休為公推轂蜚英詞苑曳裾王門侃侃臣忠日見進開尋蒙

召命預校　國史精索䆖究務歸實紀萬里從　王之國桂林嘗謹而屢求不愧心所見所陳聖賢之道有或疾者誓不以告　王用有沃聽之不疑豈徒不疑倚若蓍龜衣粗食澹好簡樂靜亦匪無華惟祀與覲得書裕後如渴飲饜視百所有輕於一毛有文郁郁充其篋笥有子彬彬顯于當世巍巍楓山土厚泉深公自萬里歸形其陰有松如雲有栢如霧孰識為公英華所著公往者遠公存者長有未知公視于誄章

芳洲文集卷之十終

芳洲文集附錄

芳洲文集附錄

諭祭文

維

大明成化七年歲次辛卯五月初一日癸酉朔越十一日癸未

皇帝遣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永致祭于少保戶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陳循曰卿制科首選綸閣重臣祗事累朝克副倚毗頃因權奸誣構暫謫遐方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

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祭嗚乎哀其死而憫其忠

式遵

先志厄於前而伸於後永慰人心靈爽如存歆余至意

誌銘

前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兼

文淵閣大學士陳公墓誌銘

前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

經筵官前國子祭酒同邑蕭鎡譔

前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兼

文淵閣大學士陳公諱循字德遵永樂乙未

大宗皇帝北京初　廷試進士第一人也康氏世家泰和之東城公生洪武乙丑五歲喪母十歲喪父仲兄德遠亦早卒獨與其兄德遜寓居相友愛尤篤初入鄉塾時讀書不三數過輒背誦老成咸異之其從父一致罷官歸從授業大有造詣年十七為邑庠弟子員文學已出其輩類部使者行縣屢試之在高等聲譽藉然永樂甲午中鄉試第二明年禮部會試第三廷試第一先是嘗有讖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文貞公為諭德在南京寄三絕其一云龍洲過縣千年讖甲甲初登第一名從此累累題榜首東

城迎喜迎西城其後六年城西曾鶴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眞定曹鼐爲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楊公以爲讖而其初則爲公發也授翰林院脩譔　賜第萬寶坊與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明年書成蒙宴賚九月公與扈從還南京丁酉　駕復幸北京命春宮監國諭德楊公士竒職輔導益以贊善梁公潛公留翰林明年梁公以職務遺錯被逮　使者至自行在人皆惶懼公與梁孫同院盡力庇其家梁平日所作詩文公遣人訪求於市倍價贖還令鋟梓以傳者公所贖也庚子十一月

東駕巡行在公署掌院事辛丑三月　勅南京翰林院
凡文淵閣所貯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
一部以來公如數取得百櫃與編脩林志等護行四
月至京書進公等悉留京師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公言過用民力數事比他言者切實故獨不
及於患甲辰四月隨　大駕北征阿魯台八月還京
仁廟嗣統九月陞公翰林院侍講洪熙元年乙巳六月
宣廟嗣位公得請省祭于鄉宣德元年丙午
朝廷以修
太宗仁宗皇帝實錄遣使驛召公赴與學士金公幼孜

侍讀錢公習禮越預其事戊申公被
召命入直南城齋宮前之西廊與太常卿楊公溥共事
日承顧問聖政應制命中貴二人更番與偕辰入酉
出自是免公常朝賜宅王河橋之西己酉置直廬于
南城河西而命公與楊溥移直于此中書舍人朱祚
待詔周迪雖亦共直而事悉主于公與楊至於要務
則朱周不得預
上出宿齋宮則中貴偕四人者夜宿直廬以俟
召命庚戌五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冬隨
大駕巡邊逾旬日乃還自是 大駕出巡咸扈從焉辛

亥正月曾夫人生子未幾而病三月卒
朝廷憫之賻賚甚厚遣官護其喪以歸且治其墳塋蓋
特恩也壬子以前所賜宅隘復賜于其南之城下癸
丑公病篤　恩遣中貴范弘携醫藥療治每三五日
一臨視必有錫賚病或寡效輙易醫藥公不能入覲
者數月凡賚近臣公亦如之病既瘉入覲時有效雅
頌作詩獻者
上疑其求進怒之以示公公曰詩誠不工但有忠愛之
意遂釋然不之罪又有勸讀大學衍義者其語類譏
誚　上赫然怒命籍其家既而令中貴以問公公曰

俗士處遠外不知

聖上無書不讀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無他也中貴還

奏 上默然而思久之比逮至竟緩其法二人御史

張楷僉事陳祚也盖公處禁密其將順

上意多類此甲寅九月公随 大駕巡邊過宣府萬全

至蕁麻林而還歲終 上不豫遣中貴諭

旨於楊溥與公俱入文淵閣共事乙卯

上賓天入閣之命遂不果寓直東閣日與王公直王公

英三人者偕處預聞討論文學之事既而受

命偕 宣廟實録正統元年三月公預受

勑兼　經筵官自是日與少傅楊士竒楊榮尚書楊溥

學士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侍讀苗衷侍講高穀

脩撰馬愉曹鼐日侍講讀於

上前至於改正講章采選故事以進則出于二三人手

公預其一丁巳六月聞繼毋喪給驛至家戊午史館

進實錄公蒙　恩頒至所賚金帛庚申服除至京受

職如故壬戌五月九載滿考陞翰林院學士甲子三

月少師楊公士竒卒四月二日

上在經筵命公入文淵閣用事旣而中貴傳

旨凡處軍國重務應制等文字及大官給膳悉同士奇

日侍經筵講說經史故事如故乙丑十月陞公為户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已巳春夏皆旱六月南京奏大内火宫殿俱灾以奏示公公請頒恩詔以回天意遂命草詔視草方畢大雨終日又數日公以病在告七月虜寇犯邊上欲親征禮部尚書胡濙等率百官請毋親行雖優詔襃荅而勢不能止公曰此必輔行者之固也嗟嘆久之八月 駕留虜庭十七聞于京又明日有言擁立郕王者公颺言虜寇理屈而情畏天勢必不敢久留 聖駕當立

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郕王輔之徐圖迎復豈容有他議耶遂寢

皇太后旨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翼旦公以前所議特進戶部尚書旬日之後景泰立公止不從十月十日虜酋也先以

太上皇帝入京師悉衆侵德勝門直欲犯闕預遣人來索大臣胡濙王直于謙出迎　駕公曰此必詐計宜先遣使問安覘　駕果在即出迎不可緩覘者還報見

太上皇帝力言虜實無意奉駕還但挾以為辭内侵耳

公曰若然宜陞首將固城守戒輕戰令各各馬坊焚所積草以困之賊見所積草火相視頓足大駭不數日馬果饑公又請募勇士潛行召宣府大同永平遼東各邊守兵赴京迎　駕所遣五人惟二人得達其三為虜所截見　勅始懼而有退志十五日夜也先以十餘騎脫身先遁十七日從紫荊關出口晋餘衆殿以防追數日宣府之兵先至即命西追虜衆而止遼東等處邊兵守備如故撥軍守城安撫軍民而南北軍政邊務保安社稷等項大事皆公謨畫至若徐有貞建言南遷以淮為界尤公力諍阻也景泰元年庚

午遣中貴諭
旨於公等欲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令考前代故事可準者公曰惟有宋以生母宸
妃李氏為皇大妃一事耳餘無可準况
今皇太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
必欲尊之乃加
皇太后以二字上為尊之至聖為德之至曰
上聖皇太后八月十五日
太上皇帝駕還京師先日公聞中貴云明旦
駕回迎居南城公力言其不便不允後禮部數請令百

官朝朔望亦不允公語禮部曰請雖不允然不可不
請也中貴問公
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公曰此誠天佑國家曠古所
無之事豈特布告天下更須肆赦以侈
上皇恩慶從之九月公受　勅同知　經筵事辛未三
月陞公與高轂俱少保階榮祿大夫尚書任事如故
壬申廣西土官都指揮黃竑希恩寵廣西馳奏請
上立已子為
皇太子奏至不發遣中貴以竑意覘公等公曰無易樹
子伯者所禁堂堂　天朝得無啓天下後世之譏乎

上怒曰自古父有天下傳之於子未聞有識者遂命以
奏示百官令會議以聞既以衆議更立一時遷擢
東宮官屬除他職外文武官任師保傅者至二十有
三人公則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辭不允公間欲有
所規正乃率內閣同官集古聖帝明君行事名曰勤
政要覽上之癸酉是年
皇太子冠命胡濙等行禮旬月後前
皇太子更封沂王之冠乃命公行禮盖以公無易樹子
之議故示之意也公因　天象示警自以濫居保傅
不能毗輔所致乞罷黜不允間又率同官高穀蕭鎡

商輅等上疏勸　上惇孝友任舊德躬勤政戒侈用

因以及禁掖慢游事

上召公等入見問曰卿等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公曰得

於都人之口伏惟　陛下有則改之宗社生靈之福

也　上曰朕有固當改但君臣同體慎無聽人離間

公等惶恐頓首謝自是不復召見矣加授公光祿大

夫甲戌公上疏引年及備陳衰疾力求致仕疏凡再

上皆不允中貴閒諭意諭公

上欲有所述作公曰永樂十六七年之間

太宗皇帝嘗命修天下郡志臣亦預纂修未成書而止

必欲述作莫如成此一書中貴以言遂命進士分行
四方采事實之未備者增修之又以資治通鑑綱目
無宋元事命寧儒臣倣朱子所作續為一書二書並
勑公等為總裁官天順元年丁丑正月景泰不豫不
能躬祀　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公與高穀
蕭鎡商輅聞中貴興安在右順門裏就告之曰永樂
中　大駕或二三日不能視朝則令百官赴　東宮
朝參啟事此
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今事如此須請復
正統東宮以代視朝參為便興首肯徐曰此公等大臣

事與安當贊於內公即出與禮部侍郎鄒幹姚夔等議多官共為之比多官至從違不一公曰從者請先署姓名于奏章從者遂衆明日章上批答不允又明日公等復率文武百官上章期必允乃已因章尾列官職姓名數多比寫完日晡不及上矣明旦四鼓禮部主事俞欽進章至左掖門門官不納尋而中外百官奉迎

聖駕重登寶位公等皆歡忭以為大幸

上退御文華殿召公與蕭鎡商輅諭以仍舊視事公等皆頓首謝又明日有徐有貞者平昔因罪求公薦已

不得致憾至是以迎　駕功日侍
上前遂恃勢進謗仍督六科彈劾公上賴
聖上仁明原宥勿問翌日復趨六科十三道再彈并令
法司誣以重罪竟被謫戍遼東公東行寓道中及謫
居之日取所記前人詩聯成絶句并和凡千餘首以
詠所志分為十卷名曰東行百詠集句自丁丑至辛
巳凡更五載是歲十二日乃譔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今上皇帝神功聖德頌凡四章各百句七言近體詩二
十首進陳奉　王音送翰林院旣而陳情疏進又奉

玉音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石亨等挾私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放回原籍為民閑住蓋是時公所上疏僅萬言備陳
所以被誣罔之由故得
恩旨如此於乎觀公之所陳訴而
皇上所以寛釋之者有以見
天地之量日月之明而公得以辨其是非於既往豈特
一時朝臣耳聞目擊者信之天下後世之人亦信之
也壬午四月公自謫所還京上表謝
恩而歸抵家五閲月十一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八曾祖源可祖觀定考彥和俱以公貴累

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曾祖妣黃氏祖妣繼祖妣劉氏妣曾氏

繼母胡氏娶曾氏繼郭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次室莫

氏子二人珊瑛皆恂恂讀書有立克世其家女四人

工部員外郎李遇定州學正蕭望劉銓龍彪其婿也

孫男五人穚秩稼梁稄孫女三人公㓜以經學為學

者所宗旣而乃以古文擅天下自入朝四十餘年遭

遇

列聖咸蒙 眷顧而尤為 宣廟所知蓋公能知先朝

典故故內閣事體文辭制作之類有所應酹揮筆立就他人不足已常有餘真當代大手筆也是以委任之隆無與為比正統以來奉
命為會試考官者一南京應天府鄉試考官者一
廷試讀卷官者四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者今奉
勅譔大學進士題名記者三譔重修南京先聖廟學碑者一　恩意始終未嘗有間其所以被擊而去者實為異已者所擠非
朝廷本意珊瑛將以奉之又明年是為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公柩塟于千秋鄉羅金塘乙辰山辛

成向之原前辜以公門人館陶訓導王翔所述年譜
謁余爲銘嗟夫余與公生同鄉仕同朝在
內閣同直文華識知公爲詳故據其年譜所述畧其小
者而著其大者爲銘云銘曰
宋庭咳魁　文公天祥　其贊詞云　車載斗量
我朝高科　繼繼而起　泰和之魁　實自公始
惟公之學　有委有源　一瀉千里　濤湧瀾翻
始終詞垣　一心五世　宮臣地官　掌帝之制
陳謨攄誠　論事效忠　紫誥褒隆　恩光隆隆
彼何人斯　貝錦之織　我皇聖明　昭如天日

一時之枉　千載之伸　何以致之　堯天之仁
始公之去　賢者悵惘　今公之歸　胥人泚顙
公之故廬　渠渠芳洲　俄新其下　茂木高丘
公德多有　罔不耄期　刻銘其蔵　後人之貽

祭文

維
成化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乙酉朔越十日甲午門生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韓雍謹以牲醴之奠遣指揮僉事
張璉致祭于
芳洲先生之墓曰嗚呼　古大臣君子得時行道功名

始終者固多而以忠義文章見忌於時横遭遠謫者亦或有焉此寇忠愍所以有雷陽之貶而蘇文忠所以有昌化之遷是豈人力之所能為而實時命之使然偉哉

先生百世之賢歷事　五朝踰四十年其心術光明而正大其學術純懤而淵淵其臨大事决大議非宗社之計不謀於衆其待　經筵資　顧問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其代　絲綸走筆而萬言立就其銘金石吐詞而四海求傳遭　列聖寵遇而登瀛洲之選薦公孤卿相而贊化機之權值時危疑為人所忌

因肆欺蔽羅織成懲謫遐方而守困累陳情而籲天

顧

日月之明誅奸諛於既死雪寃誣之謗

賜貴冠以歸明享高壽幾八旬得易簀而歸全嗚呼

自古成敗利鈍未可以論人物而清議既定始見其

賢與不賢然寇蘇之賢流離遷徙不遂首丘而清議

由士夫定於既死之後

先生之賢一斥即復考終於家而清議出

聖明定於未死之先想　先生無愧於心必含笑而入

地九泉生出自門墻感德懸懸圖報未能涕泣恒漣作

鎮兩荒以憂去還雖衰經不宜理人事而恩義不可
以或偏爰遣人跽奠於墓道庶表我心之拳拳尚
饗
維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二月庚戌朔越二十日己巳門生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謹
以牲醴之奠致祭于
前保傅尚書大學士芳洲先生之墓曰嗚乎士感知己
之德雖子孫繼世尚傳示而圖報況一死一生歛忘
情而不痛悼耶當正統之季年值邊寇之孔熾毒巳

流於西江勢若難於平治雍奉
命以巡方幸因人而成事然素不諂乎權門自分必終
於播棄得代還　朝擢副外臺蒞政未幾
恩詔復來撫巡重臨乎舊地華資猥及乎非才初猶未
知其所自後知厚舉於公台固感
朝廷取人於論薦豈忘先生物色於塵埃况當斯時犬
馬之年甫三旬外臺之擢纔八月無老成之宿望無
久任之功伐非
天之重力曷越資而驟發然使雍嘗有利以干先生而
先生薦之是私謁得薦感固不如此之真有言以求

先生而先生薦之是諂諛得薦感亦不如此之深惟
先生薦賢為　國一至公而無私惟雍無意得薦故
刻骨而銘心有鬼神之照察與天地之鑒臨嗚呼先
生歷朝
五朝始終一節晚遭世變根連禍結賴
先帝之聖明復初衣於大耋詎意都亭之話別乃
先生之永訣哉雍違教有年仕路睽闊又作鎮於南
陲曾以愛而北還雖遣官以祭奠心未安而厚顔茲
者叨進秩以再臨受專征之
命脩楷厥本原肇於初薦用脩禮於玄堂敬再拜而一

奠感德無窮不勝悲戀尚

饗

哭座主芳洲先生

吉郡從来峻士風先生無讓昔諸公文章冠爾千名

佛富貴隨他一夢空𢭗喜大蘇歸海内旋聞仙李塟

江東特書豈藾墳前石尚在

皇明史冊中

門生劉定之

乞郵典疏

巳故陳循男陳瑛謹

奏為陳情乞
恩憐憫事臣係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臣父陳循由永
樂十三年北京物科第一名進士出身除授行在翰
林院脩撰荷蒙
列聖深仁厚澤累官少保户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
兼文淵閣大學士天順元年正月内被讐人石亨等
挾私誣害謫戍邊衛天順五年臣父訴冤欽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
石亨等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
情實可矜特放回原籍為民閑住欽此六年四月臣

父請京謝　恩辭還原籍本年十二月十七日病故
切思臣父恭事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
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前後四十餘年並無過名咸受　知遇兩
從
文廟北征也先土干及和寧王阿魯台等又累從
宣廟出口巡邊至募麻林等處宣德三年至九年奉
旨與楊溥入直南城應　制看本顧問
聖政庶遇齋宿元宵等節俱令直宿嘗預脩　三朝實
錄并寶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五

倫書歷代臣鑑直觧資治通鑑句解尚書經文批點

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史記等書又

奉撰

御製五倫書序并大興寺隆大覺寺東嶽廟都城隍廟

等碑文正統元年奉　勅兼經筵官與楊士奇等日

侍講讀九年命入內閣補士奇缺叅預機務十四年

八月內

英宗睿皇帝駕留虜庭京師震動人有異議臣父即對

衆大言

聖駕不久必回惟當遵奉　太后旨意立

皇上為東宮以安人心因密與大監金英等言請問事

寶應好寫詔大監来說　長殿下兩週三歲臣父應
言但生一日即是主人就寫詔藁一道内有賢而
且長等語又恭依　祖訓天潢派起　御名二帖同
時封進次日發下寫正二十二日頒行天下人心稱
快旣而傳聞虜寇欲犯京師人心驚恐徐有貞又妄
議南遷羣情愈惑臣父力與中外大臣計議必須守
護京城保安　宫闈方能整理迎回　大駕遂差官
分投招集軍馬舍餘民壯及起倩民夫督出運糧官
軍在京操備遣官撫安遠近運民勒兵固守各處城
池十月初十日也先奉

大駕到德勝門恐虜情譎詐不肯遣官出迎臣父說大駕果到不差人出迎則中國皆為叛臣矣他所索大臣既不可遣必須遣以次官員遂舉通曉達語中書舍人趙榮等出迎及見虜衆不退石亨折箭退縮臣父又設計多譯寫達漢字手勅黃票密遣夜不收散俵虜營以張軍勢離間喜寧購求也先首級次日虜寇見書果然驚退自此京師人心方定兵威大振以故次年虜衆懷懼奉送　大駕還京　宗社復安人心慰悅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因見　郕王不出臨朝臣父與高𣊬等四人赴　右順門南耳房內禀大

監與安進言復請

皇上還正東宮與安因言你每須多官具奏不可獨說

臣父等退即尋禮部侍郎姚夔等會集百官具本封

進不允十五日臣父又約各衙門大小文武官員明

日俱跪

奉天門進本期於必允乃已因職名數多僉書不辨至

十七日早至事俞欽齎本到　左掖門不肯受進恭

遇

大駕復登寶位臣父等欣躍倍萬當蒙　宣至文華殿

面諭照舊辦事就令寫　勑宣諭百官議詔改元豈

知石亨等心恨臣父嘗言他於十四年有事之秋不肯出迎

大駕要求封侯封爵有罪無功及徐有貞每求臣父薦入內閣不得又沮其南遷之議欲陷無由一旦假以迎復恃權結黨言挾令官誣枉彈劾當蒙

先帝知臣父等無干當廷宥免而石亨等私忿不已分付言官若饒十遭要彈十遭以此二十日果被再彈遂致枉問臣父等屈同招非罪充軍為民後石亨等逆謀敗滅臣父乃敢備情陳乞辨明伏蒙

先帝憫念臣父曾效犬馬之勞枉受權奸之害

特賜洗雪　王音昭然使臣父得以生還鄉里死祔先
塋厚德深恩殞身莫報切念臣父存時一體辦事舊
臣如胡濙王直致䝉相等但胡濙王直未遭誣害故
其身後皆荷　贈謚塋葬錄用其子與孫惟臣父不
幸枉被誣譖今我藉雖除於生前而官秩未復於身
後茲幸伏遇
皇上　明繼照洞燭隱幽革奪門冒濫之功正權奸誣
罔之罪別白忠邪罔間存沒乃者與臣父一般被誣
枉問重罪已故少保于謙都督范廣俱蒙復還其官
錄用其子使天下臣民皆知忠臣義族之冤情率有

時而暴白邪謀詭計之覆轍終不可以苟循於以防
微杜漸而彰
國法正人心於萬萬年也臣雖至愚亦有以見
皇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上洽符於 先帝遠有光於
列聖正公道大開之日下情上達之時況臣父歷官效
勞等無異於胡濙王直孫繼指示績有優於于謙范
廣此清議所共知 聖明所已鑒而非臣之所敢妄
也惜臣父殘喘不延於過隙泉幽未即於田春臣若
抱痛而不言則死何以見父於地下此臣所以啣哀
號天冒死而具陳也乃於成化四年九月十七日具

本陳情乞
恩蒙發該部求賜矜允臣思得與于晃王倸先前所奏
事例相同以此不能自已伏望皇上憐憫廣覆載
一視同仁之德體先帝洗雪臣父冤抑之恩處自
聖斷乞將臣父比照胡濙王直子謙等恩典臣雖愚
鈍亦乞賜如王直孫王倸事例一體量加優卹則
臣父子同霑再造之恩臣父固當陰效結草之報
瞑目於九泉而臣尤當思竭駑駘之力補報於方來
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昧死待罪俟恩之至為此具本親齎

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陳瓚着入國子監讀書

南京工部都水司清吏司員外郎臣李遇謹

奏為陳情乞

恩事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五十三都人由儒士任

前職臣妻父先臣陳循由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名

出身累官至少保尚書大學士天順元年正月內被

讐人石亨等排陷　欽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天順五

年十二月內先臣陳循備將恭事　太宗文皇帝十

年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通共一十餘年恭
事　英宗睿皇帝一十五年　四朝微勞事跡陳情
乞
恩欽蒙　英宗皇帝　聖旨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
效勤勞因被石亨等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
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　特放回原籍為民閑住欽
此欽遵天順六年三月內詣　闕　謝
恩回還原籍至本年十一月內病故成化四年有伊男
陳瑛赴京陳情訴究　欽蒙　聖旨陳瑛着入國子
監讀書欽此欽遵有瑛於成化五年六月內回還至

中途病故臣妻父臣循恭事
累朝荷蒙 列聖天地大恩寵任非常四十年間無纖
毫過犯平被石亨等陷害至此且臣妻父循比先被
讐之時與蕭鎡商輅三人共屈誣招罪犯事情一般
今蕭鎡仰蒙
皇上賜祭復官商輅特旨召用陛居密勿之地其于謙
俞士悅項文曜等俱蒙 賜祭復官公道昭彰輿情
允愜切思妻父臣循生無小過死負深冤伊男陳瑛
亦為父陳情亦死於途妻父臣循自幼教養臣遇讀
書為婿情實如子臣遇昧死陳訴妻父臣循被害受

屈情由伏乞
皇上揭日月之明均雨露之恩憐臣妻父循恭事
祖宗仁聖四十年曾效犬馬分寸微勞照依于謙等事
例追復原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謹具本親齎奏
聞伏候
勑旨　成化六年十二月　日上
蒙
諭祭復官　文見前
陳情請祀鄉賢文移

吉安府泰和縣爲忠勞久湮陳情乞
恩追祀鄉賢以副
國論以光缺典事抄蒙　本府批詞據本縣舉人陳以
躍情呈故祖陳循由永樂甲午江西鄉試第一乙未
會試第二　廷試第一累官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華盖殿大學士恭事　五聖
始終一節正統巳巳以前列職館閣巳三十五年與
三楊學士更直内延同承顧問其間光輔
聖德纂修實録引拔善類以隆太平盛治事載内史不
可悉陳正統巳巳以後遭土木之變乘輿北狩國步

艱危故祖位在首相力以保安社稷迎復

鑾輿為務時偕同事內閣高公穀王公文蕭公鎡商公

輅冢宰王公直宗伯胡公濙本兵于公謙謀擴一德

訏周萬全首立

憲廟為東宮以定國本繼進　郕王為監國以一政柄

廷臣有倡南遷者京城洶洶思徙故祖抗言訶斥以

死諍之計遣倡議者出鎮人心始定賊虜擁　駕直

逼德勝門陳壘七日故祖區畫經畧固城守戒輕戰

張疑兵焚積芻和議之邀不許問安之使屢馳虜乃

失資懼援潰營宵遁自是

六龍光復九鼎磐固識者謂禦虜全勝之績古今不
二此固 天地神明之祐 祖宗功德之隆而在諸
臣謀猷中則王持國是者功較首著嘗景泰七八
年間奠萬億載無疆之基故祖之犯難蒙危内修外
攘何如其勞且苦也詎意奪門怙功權奸搆禍于王
戮故祖戍蕭尚爲民髙王胡退休天下究之旣而奸
敗論定
聖明昭雪故祖釋還尋蒙 䘏録
英廟特旨有勤勞可矜是非明白之溫
憲廟 賜祭有衷死憫忠阨前伸後之慰徽勳巳鑒於

褒衆公道大明於天下同遭誣枉諸公子孫各先後
陳情備沐　卹典易名勅祀贈官廕子屢請屢加獨
故祖身後寥落子孫伶仃謚贈專祠之典未及例請
即鄉賢崇祀至今缺焉孤憤久湮輿論增慨切念故
祖三旬入仕八十歸田當
四聖熙洽之朝從容論思功固不下於三楊迨七年危
疑之會奠安宗社力每卒先於諸老勲勞本同而沐
恩各殊雪誣則一而例請未逮緣
國典非有異同由後嗣要在有人若故祖者正人心
惻其嗣服凋落之極而今日悼其忠勲遏佚之久者

也以躍繼承始緒幸沐化雨不自陳言誰爲言者將

愈久愈滅寒灰無復燃之時而不孝不仁空彞輿寄

生之悲念憾痛裂情迫籲鳴伏乞採

朝廷追叙之公論憫士林重傷之忠魂轉詳追祀沐光

俎豆豈惟崇徙勸後抑且風孝勵忠祖靈幸甚末裔

幸甚等情蒙批仰泰和縣查報蒙此就經備行儒學

查勘去後隨准牒呈據廩增附生員鄢鳴卿楊伯清

羅夢卜等查勘得已故少保大學士陳公循本縣四

十五都人生有異質夙抱奇才早遊邑庠而介特自

特幼丁孤苦而孝友宜家博極群書萬言立就不輕

進取鄉邦器重年至三十而首薦鄉書連擢　廷魁而敗踐翰苑歷事
五朝荐躋元輔終始一節踰四十年自永樂乙未至正統己巳與三楊學士後先更宿直廬同承　顧問應
制視草纂修　三朝實錄寶訓并經史諸書凡千餘卷多出公手尤蒙　宣廟知遇以匡輔聖德引掖善類為己責私心自矢非堯舜之道不陳凡所獻對
上每嘉納之時有效雅頌作詩獻者有勸讀大學衍義者詞多忠憤激切　上怒命藉其家公曲為觧語竟
緩其辜久之乃知為陳公祚張公楷今代中名臣也

蓋公處慮密其將順　上意多類此宣正間稱太平

有道之治公與有力矣迨正統己巳之秋土木遭難

社稷危殆公時居首相主定大計首立

憲廟為東宮以定國本繼進

郕王為監國以一政柄力沮南遷之議討出倡議之臣

人心不復洶洶始有固志既而黠虜懷詐擁　駕逼

京迫脅邀求幾不可支公洞燭和議之非策堅持問

安之宜肅徵兵之書四馳馮坊之芻悉火千百為謀

動中機會虜乃大懼宵遁明年　駕果還京七載幸

勤實今古安攘不二之績時同事閣部大臣高商蕭

王胡于諸公各展勤猷共攄忠悃勞臣畢智于中猛
將樹功於外非公蹇蹇休休博集而敷施之其何以
戡此大難而奠大業哉發蹤指示首功較著無何權
奸搆禍羅織成愆誅戮竄逐勳賢一空公遂謫戍遼
海天下縉紳共所冤傷居謫五年毫無怨望惟集古
詠寓事見志凡千餘首至今誦之忠勤溢於言表卒
之
聖衷感悟首釋公戍奉
王言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石亨等挾私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放回原籍為民閑住欽此公自謫所被　命赴　闕
謝恩抵家方四月而正寢考終時年已七十八矣當
時咸謂不枉忠良云尋蒙　賜祭文曰卿制科首選
綸閣重臣祗事累朝克副倚毘頃因權奸誣構暫謫
遐方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
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
式遵先志阨於前而伸於後永愜人心靈爽如存歆
余至意并荷　錄蔭恩意未已忠勳已鑒於朝廷事
蹟詳載於史乘顧生前無貲産之遺致再世多離散

之若公論雖在倡起無人國典未得備請鄉祠未及入祀孤憤久湮士論興嗟再照陳公循三旬登朝七十謝事經術大裨于來學科名不愧于先賢際熙洽而隆太平之治當禍亂而著勘定之勳可以見公相業之大職纂修而六籍群史因之闡明代絲綸而皇猷帝制由以輝煌可以見公相學之博掖忠諫拔才俊一世砥行立節宣力竪勳之士悉出品藻翕受可以見公相度之弘無橐金無厚產身後離居蕩止啼饑號寒之苦不庇子孫曾玄可以見公相操之嚴

特賞有旨　賜孫有文公之心迹已暴于天日史册

有書志乘有傳公之槩畧已傳於海內淪喪雖幾百
年公論猶如一日此固定國之元勳名世之先哲非
獨一鄉人物已也乃同被誣之諸臣以後裔陳請而
謚贈專祠之典得顧首雪寃之元輔因嗣祚衍伶而
蒸粹俎豆之未沾大孤
朝廷追叙之恩久係鄉人仰止之想在衿珮共共惜于
孫曾尤難堪匪一家之私情實通邑之缺典倘蒙轉
詳入祠祭享豈獨有光祀典抑且大助風教群情允
協公論咸孚等因牒呈到縣准此又經行據該都里
老查勘去後隨准里隣郭德蕭明華等查勘得已故

少保大學士陳公𫝊官居元相家傳清白生前懋忠
孝之實行殁後流仁義之高風子孫式微未舉鄉賢
祀典童叟嗟傷共謂名臣遺佚允宜追補以慰人心
等情結報前來准此查覈相同經該本縣知縣陳
叅看得故宦少保陳公
聖朝元老當代名臣事業載在　國史人品協乎公議
況定策在危疑之秋被謫以權奸之輩則
列聖所洞鑒而人情所共惜者且勲名望實與同鄉諸
老實相頡頏而鄉黨崇祀同事諸公獨爾寥落何
以慰貞魂而風世敎哉既經伊孫陳以躍具呈併該

學查議前來鄉賢之祀尤為後時緣蒙批查事理思
縣未敢擅便合就申報為此今備前由同官吏師生
里隣結狀一樣二本粘連具申伏乞
照驗轉詳施行須至申者　　二申　　本府蒙
本府大公祖卜　　叅看得故官少保陳公
五朝元老昭代名臣與三楊學士共在史舘而　聖德
同其匡輔偕高王胡于諸老首當　國難而社稷賴
以底定當權奸被戍而意氣自如卒
聖明昭雪而操持愈固此誠隆德厚勲後人所仰瞻而
追崇者也至於今即祀典未及雖子孫之微弱亦司

風教者夲加之意餙經該縣勘明前来相應崇祀

一申 提學道蒙

宗師來 批據陳公素有盛名但公論原在學校令該

學諸生不以首舉而起自裔孫呈乞非例也仰府再

覈詳奪

萬曆十九年四月 日

通學舉祀鄉賢文移

吉安府泰和縣為勲賢缺祀乆鬱輿情乞 恩追補

以副士論以風世教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郭

廷賢羅武卿曾汝命等呈稱伏見本縣已故少保大

學士芳洲先生陳公循天生名世岳降真儒學有淵
源衍肩柱石首薦江藩倫魁天下釋褐巳負公輔之
望操觚早登著作之庭
昭代史書潤色咸資鴻筆
屢朝實錄編摩皆藉淵謨三楊閣老常推轂於
承明之廬
帝心簡在兩王尚書每稱美於玉堂之署士望攸歸首
列公孤峻陟政府主持國是以匡時艱引汲仁賢以
裨 聖德方慶一時遭逢之盛豈期萬乘土木之虞
變故之來千古所未有負荷之重一身為匪輕遂議

郕王監國以定人心戮力為丞請立　憲廟東宮以安
社稷無誠綢披困守京城斥南遷之妄計預焚積聚
褫逆虜之猾謀戒輕戰張疑兵同于肅愍之策力扶
國難迎　乘輿過和議並王文端之疏吐瀝忠肝追夫
九廟重安　六龍光復權奸持奪門之功以邀隆賞忠
臣戴覆盆之誣竟罹辠竄謫戍五年蒙難正志集韻
千古安土敦仁　裕陵御天已降　溫詔以雪其枉
憲皇嗣曆載　錫諭祭以榮其終此其勳業在　歷朝
已光赫乎臺閣乃祖臣在鄉序厥遺棄乎忠賢擯之
國典為歟儀贊之群情為缺事若不申明公道於今日

何以彰微祀法於將來伏乞　　采旁覔之詞上徹

憲府修曠遠之禮下逮忠魂百年廢墜振舉有待於

明臺一豆馨香蒸嘗頓分於朽骨豈惟慰先達之靈

於九地抑將廣闡幽之德於兩間等情到縣據此就

經牒行該學查勘去後隨准儒學牒呈行據本學廩

增附生員鄒鳴鄉楊伯清羅夢卜等呈結查勘得已

故步𨽻太學士芳洲先生陳公循本縣四十五都人

生有異質夙抱奇才早遊邑庠而介特自持幼丁孤

苦而孝友宜家博極群書萬言立就不輕進取鄉邦

器重年至三十而首薦鄉書連擢　廷魁而殿踐翰

苑歷事
五朝薦躋元輔終始一節踰四十年自永樂乙未至正
統己巳與三楊學士後先更宿直廬同承
顧問應
制視草簽修　三朝實錄寶訓并經史諸書凡千餘
卷多出公手尤蒙　宣廟知遇以匡輔聖德引掖善
類為己責私心自矢非堯舜之道不陳凡所獻對
上每嘉納之時有効雅頌作詩獻者有勸讀大學衍義
者詞多忠懇激切
上怒命籍其家公由為解語竟緩其事二公為陳公祚
張公楷今代中名臣也盖公處禁密其將順

上意多類此宣正間稱太平有道之治公與有力矣迨
正統已巳之秋土木遭難社稷危殆公時居首相主
定大計首立
憲廟為東宮以定國本繼進
郕王為監國以一政柄力沮南遷之議計出倡議之臣
人心不復洶洶始有固志既而黠虜懷詐擁 駕逼
京迫脅邀求幾不可支公洞燭和議之非策堅持問
安之宜肅徵兵之書四馳馬坊之芻悉火千百為謀
動中機會虜乃大悟宵遁明年 駕果還京七載辛
勤贊今古安攘不二之績時同事閣部大臣高公穀

王公文簡公輅蕭公鎡王公直胡公濙于公謙各展
勤猷共攄忠懷勞臣畢智于中猛將樹功於外非公
斐斐休休博集而敷施之其何以勘此大難而定太
業哉發縱指示首功較著無何權奸搆禍于王戮蕭
商為民高王胡退休公遂謫戍遼海天下縉紳共所
冤傷居謫五年毫無怨望惟集古詠寓事見志凡千
餘首至今誦之忠勤溢於言表卒之
聖衷感悟首釋公戍奉
玉音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効勤勞因被石亨等挾私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放歸原籍爲民聞任欽此公自謫所被命赴闕謝

恩抵家方四月而正寢考終時年已七十八矣當時

稱謂不枉忠良云尋蒙

賜祭文曰卿制科首選綸閣重臣祗事累朝克副倚毗

頃因權奸誣搆暫謫遐方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

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

式遵先志既於前而伸於後永慰人心靈爽如存歆

余至意并荷　錄蔭公子璲息意未已忠勳已鑒於

朝廷事蹟詳載于史乘顧生前無貲產之遺致再世

多零落之苦公論雖在倡起無人孤憤久湮士論興

嗟爾照陳公循三句登朝七十謝事經術大裨於来

學科名不愧於先賢際熙洽而隆太平之治當禍亂

而著勘定之勲可以見公相業之大職纂修而六籍

群史因之闡明代絲綸而皇猷帝制由以輝煌可以

見公相學之博掖忠諫拔才俊一時砥行立節宣力

豐勲之士悉出品藻翕受可以見公相度之弘無橐

金無遺產身後離居蕩止啼饑號寒之苦不庇子孫

曾孫可以見公相操之嚴特有有

旨賜祭有文公之心亦已昭在天日史冊有書志乘有

傳公之懸畧巳傳於海内淪喪雖幾百年公論猶如
一日此固定國之元勳名世之先哲非獨一鄉人物
巳也乃同被誣之諸臣以後裔陳請而謚贈專祠之
典得顧首暨寬之元輔因嗣祚衍後而桑梓俎豆之
未沾大狐
朝廷追叙之恩又係鄉人仰止之想在公論共共惜於
祀法為曠儀如蒙　轉詳入祠祭享豈獨有光祀禮
抑且大助風教群情允協士論咸孚等情又經重覆
查勘無異結報到學取具師生結狀牒呈到縣准此
又經行據四十五都里老郭德等備查去後隨據該

後呈結查勘得已故少保陳公循官居元相家傳清
白生前懋忠孝之實行歿後流仁義之高風士民共
惜未舉鄉賢祀典童叟嗟傷咸謂名臣遏佚允宜追
補以慰人心等情呈結前來據此案照先經申詳去
後蒙　批覆覈隨取師生里鄰結狀委係相合經該
本縣知縣陳　參看得故宦少保陳公
當朝元老輔世重臣學校所共宗之崇祀宜無先者緣
諸生以草茅之見未嘗于廟堂之議因諭戍之迹遂
不敢為首倡之舉　公論鬱而未伸大典缺而弗講今
憲臺彰善闡幽顯忠表節此實人情之所共快風教

之有關者也緣係崇祀鄉賢事理卑縣未敢擅便合

就具由申請轉詳為此縣司今備前由同具官吏師

生里老人等不扶結狀一樣二本具申伏乞

照驗轉詳施行須至申者

萬曆拾玖年陸月　　日申

府　因陞任未轉詳

芳洲文集附錄　終